

胡漢民最近對滬變發表談話及其主張

(者記瘦)

對十九路軍之撤退表示痛心惋惜

主張一致抗日不能一致對日屈服

自淞滬罷戰後，胡漢民氏曾發表談話，詳情如左：(一)記者問：十九路軍撤退淞滬，先生對之有何感想？(胡答)余對此殊覺痛心，暫不欲多所表示，惟十九路軍之撤退，本意固中事，蓋以二萬餘衆，當日長勝之理，故余於上月十五日發表長篇談話，即已致其深切之憂念，期國人督責應援，毋爲當道之空言所惑，乃自余之談話發表後，頗有疑余之言論爲過甚，以爲國難當前，對當局不應嚴責至此者，今十九路軍撤退之通電，明明曰「後援不

全國劃分

四大軍事區域

(英國)

嚴防日人攻南京

(南京電訊)政府重要人員，由洛陽全部回京，與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、討論滬案、蔡軍長廷楷、由前綫返京報告軍情、並請示機宜、據外消息、中國決劃分四大軍區、(一)華北張學良閻錫山任正副司令、(二)黃河流域何應欽韓復榘任正副司令、(三)長江流域蔣中正陳銘樞任正副司令、(四)珠江流域陳濟棠白崇禧任正副司令、政府當局現已確信日人將攻南京、已在京滬線嚴加防範矣、

砲聲

(書)

已有十天不聽見砲聲了，心靈上感得有些異樣，本來，當砲聲轟然地傳到耳鼓的時候，我似乎親見戰場上的情景，對於忠勇衛國的將士，起了無限的欽佩，同時我又幻想，假如我也是衛國將士中之一，我將怎樣光榮啊，可是現在，因砲聲之不聞，再也鼓不起甜蜜的想像和憧憬，好像被關在悶葫蘆裏一般，且聞人們說「現在砲聲遠了，我們這裏可以太平了，」

忠勇的將士們啊，努力地殺出啊，把敵人趕到海島上去，砲聲的重聞，就是報勝利的鐘啊，

(答)除以武力恢復淞滬外，無其他解決之道，惟根本要點，仍在糾正當道之勇於對內，怯於對外之心，始克有濟，(三)先生對於對俄復交之意見如何，(答)關於此事，尚未接得確訊，復交之原因何在，余亦未悉，然即爲事實，此時亦不

頗有所論列，惟根於上節之談論，則應知外交上制勝之道，實在彼而不在此，且政治非同兒戲，國家貴能自立，徵倖依賴，斷非一能卓然自立之民族所宜出也，(四)先生今

遷都後之主席官舍

(公大)

回憶國都未遷洛陽以前，所有執掌海空軍領袖之蔣介石氏，每常日駐節總理陵園辦公，其時以陵園無較佳屋宇，供主席久駐，似未免有美中不足之患，於是有人即創建築主席官舍之議，當由京市府委令工務局設計打樣，取三層宮殿之式，開預計建築費約在五十萬金以上，即督工趕造，不意事過境遷，國都遷洛，主席已廢，且國難日迫，岌岌可危，尚不知此項主席官舍，今後作何處置也，

之見如何，(答)余之主張，仍爲抗日與助共，其辦法未暇詳言，且欣、爲完成把晤志，特於十日下午言之而不能行，故更不願有言，至午乘滬杭車往松、路經新龍華，對大局態度，余可以一語告者，即舉目瞭然，軌道之右側，新築之住宅，余可一致於抗日，而不能一致於房、殘垣排列，棟方爲，知爲敵對日屈辱」云云、

蓋唯心發明防空輕砲

(公大)

制勝一切戰利品

自暴日侵華以來，我國軍事當局，曾用高射砲及飛機等，抵禦敵方之飛機，惟如高射砲飛機等之材料，大都取諸舶來品，且其構造效用種種方面，尙覺呆笨，而不完善，昨聞有從事軍械四十餘年之老發明專家蓋唯心氏，又發明防空輕砲一種，洵爲當今全國獨一無二之利器，據聞此項輕砲之材料，純取本國之土產，絲毫不採集於舶來品者，其砲身長約一千二百米，口徑寬約四十米，彈重十八兩，高射可超二千五百米達以上，平射亦有四千米達，全砲重量約六十二磅，砲身重二十二磅，三足架一具

松江觀察紀

(樵吳)

久思把晤吾友洪達君，而彼羈身上海市民義勇軍，沙場疲勞，頗難獲暇，自我軍自動撤退二道防綫，該軍奉命亦相率退駐，閱報載知駐江、正、馳念、忽接洪君由松江第一隊部發來一信，詳告該軍自奉命撤退，三月一日、寶山會遇敵軍，滿載二十餘艘，時義勇軍長官王居南急下令即之周旋，彈雨所及，莫不使日兵抱首實遁，此時我忠勇奮發之青年義勇軍，精神飽滿，頗得同胞及

張惠長有新軍人思想

(柳哲)

近年多自命爲革命軍人者，而結果一博得之惡名，爲革命軍人，吾人偶一檢過去之北伐革命軍史，幾無一不被人以指摘爲反革命，此真可勝慨也，或曰，何應欽可算得爲真正革命軍人矣，此說雖有人反對，惟何氏確與反復無常者不可同日而語也，記者前晤飛天將軍張惠長之左右，據其謂，張氏近年參加內戰，爲功甚巨，助蔣討馮一役，助粵戰桂一役，立不朽之功，某日張與白健生李德鄰等會于小憩之所，彼此談笑甚歡，白笑曰，老兄之飛術果佳，可惜近視一些，張力辯己之目不近視，而白即莞然笑曰，若閣下不近視，何以在南甯作戰時，所投炸彈不炸軍隊，而炸人民，張知白所指，乃大笑曰，此非近視，乃風力之故，是日張白曾討論內戰不宜用空軍，蓋人民受害太慘，用諸國際上之戰爭則不同，因對敵國之人民，皆敵人，也，自此張氏似大覺悟，對炸斃桂省人民千餘名一事，時存不安之心，乃前數月四全大會在粵開幕之際，各派意見衝突，粵省海空兩軍，均與孫哲生同走一路，而孫忽拂袖而去，在

旋轉、百發百中，如平射砲步兵鐵甲車戰壕等，無不命中，且彈一經出炮口，速度甚猛，無大烟火，可免敵人注目，又無巨大聲音，故在高山叢林作戰，並無困難，而此項砲彈，亦分三種，一爲披甲彈，專破溝壘及鐵甲車等之堅硬建築品，二爲着發彈，三爲燃燒彈，均射擊飛機所用者，高射時彈如達至二千五百米達以外，未觸敵機，即不爆炸，落下亦無傷人之患，蓋以高射時多在本軍陣地，落下爆發，必傷本軍，故蓋君構造之初，對此前後考慮至再，始臻此完善之利器，不久將貢獻於我國軍事當局，作禦侮殺敵之法寶也、

、重二十磅，途中作戰由三人分擔，各有背俱，輕而且便，如高射飛機時，砲身在三足架上，可任意旋轉，如平射砲步兵鐵甲車戰壕等，無不命中，且彈一經出炮口，速度甚猛，無大烟火，可免敵人注目，又無巨大聲音，故在高山叢林作戰，並無困難，而此項砲彈，亦分三種，一爲披甲彈，專破溝壘及鐵甲車等之堅硬建築品，二爲着發彈，三爲燃燒彈，均射擊飛機所用者，高射時彈如達至二千五百米達以外，未觸敵機，即不爆炸，落下亦無傷人之患，蓋以高射時多在本軍陣地，落下爆發，必傷本軍，故蓋君構造之初，對此前後考慮至再，始臻此完善之利器，不久將貢獻於我國軍事當局，作禦侮殺敵之法寶也、

空氣遂大緊張，而張惠長即將飛機及軍實盡運往唐家灣，一面並發出宣言，謂此後決不參加內戰，其大意略謂，二十一年來痛苦博得之教訓，與數月來外侮逼出之覺悟，謹佈致誠於國民之前，決誓不再參加任何內戰，再不爲任何個人之工具，此身爲國家所有之身，祇爲國家而死，武力爲民衆武力，祇爲民衆而用等語，自此宣言發表後，關於張氏個人之環境，似有新變更之事實，若張果能明新軍人之職責，能實行不參加內戰主義，即不失爲熱血之漢子，爲模範之軍人也、